

·科技界声音·

美国目前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刻,面临比以往都复杂的挑战,这更凸显了科学的重要性。我领导的美国政府今后每年将把约3%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科研和技术创新领域,加大教育投入,资助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,刺激私营领域的技术革新,鼓励新科研成果和下一代科研人才不断涌现。

——美国总统 Obama
新华网 [2009-10-08]



图片来源:新华网

科学是高度合作的事业,很多人对核糖体的研究作出了贡献。所以,从某个角度来说,我们只是一群努力者的代表。

——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
美国印裔科学家
Venkatraman Ramakrishnan
新华网 [2009-10-08]

我们家很穷,甚至连书本都买不起,但我的父母还是尽力为我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。

过去存在女性由于无法保证研究时间而难以成为好科学家的偏见,如今人们应该多鼓励女性从事科研工作。如果得到鼓励,女性也能有大作为。

——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
以色列女科学家
Ada Yonath
新华网 [2009-10-08]

诺贝尔基金会越来越重视应用科学。早年的诺贝尔奖,一直到很近的过去,主要做的都是基础科学。而今,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,以及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,都越来越重视应用。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。

——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
杨振宁
新华网 [2009-10-08]

几乎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的博士学位都在美国、欧洲取得的,亚洲的教育制度过于强调考试成绩,学生总是以追求分数为最高目标,当然考试成绩非常重要,但也要让学生有一定的空间发展自己的兴趣、个人的特长。不要忘记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学和大学本科的成绩并不突出,但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
—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
所长 潘国驹
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[2009-10-09]

从中国科技目前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上看,高锟的获奖也给我们在学术风气的进一步改善上提供了启示。从高锟的科研与成就荣誉的历程上看,在科技评价方面,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,不要以短期的成败论英雄,不要太注重短期的成就和外来的数量评价,要给科研人员一个厚积薄发的机会和空间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 王淀佐
光明日报 [2009-10-18]

工科生一定要到工业界现场去锻炼,但中国的大学跟工业界联系不够密切,培养了太多“从学校到学校”、从未到过工业一线的人。究其原因,一个致命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缺乏核心创新能力,很多是在模仿抄袭外国同行。这样的企业,缺乏创新的积极性,更加关注好的工人和技师,而不关注好的工程师。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多个部门支持,应该考虑通过立法对工科学生的实习环节予以保障,在德国就有类似的法规。

——教育部原副部长 吴启迪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09-10-12]

现在我们的高校追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,但奇怪的是,这些志在“世界一流”的学校,往往不敢提建成“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的摇篮”。历来以工科见长的上海交大也不例外,以前很自豪是“工程师的摇篮”,现在不敢提了,好像会低一个档次一样,似乎都认为科学家比工程师重要或者伟大一点。而且在学校,搞工程和搞科学的,发展机遇不一样。

——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教授 吴毅雄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09-10-12]

著名的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,这是一个“工程师的摇篮”,工业实践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。大一暑假,孩子就去工厂真刀实枪做起工人。大三那年,要做3个月的技术员,大四的时候,则要当6个月的工程师。而在国内,学生到了临近毕业才去实习,而且好多实习也是假的,很多都是盖个章,最多参观一下生产线,学不到任何东西。

——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付文红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09-10-12]



图片来源:中国科学院网站

中国的大学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,但是在新中国,我国本土上还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大师,搞教育的人们要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世界一流科学家,也应该注重自己培养大师。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十年后、二十年后国际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——中国科技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
院士 侯建国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10-12]

英国剑桥学院教学以归纳式教学为主,不但学生的负担非常重,且不允许补考,淘汰率极高,但他们充满了对本校学生素质和教育品牌的自信。不仅剑桥大学如此,世界上其他著名高校也是这样: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每天要学习10个小时,每周6~7天;培养了很多著名工程师的法国工程师学院,一二年级的学生也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。填鸭式教育,学生的负担很轻,而越是探究性的学习、启发性的学习,学生付出的代价就越大,要接受高强度训练。但只要学生天资是够的,只要意志够,就可以培养出来。

——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陈初生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10-12]
(责任编辑 杨书卷)